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5~5

2015年3月9日

四次探望邓力群

魏猛

2010年邓力群伯伯已是95岁的高龄了，12月份他刚刚过了生日，我去看望老人家。

上午十点，老人还在听读报，刘秘书告诉他，魏巍的孩子看他来了。坐在邓老身边，他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松开。冬日上午的阳光正好，从窗子射进来，照在老人的脸上，发出一片柔和的光芒。邓老眼睛睁得很大，他告诉我他的眼睛只有光感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邓老问我：“你爸爸去世几年了？”我说“两年了。”

“我怎么觉得，好像好久了。”

“肯定是你想念他了。”

“那一年在北戴河，他来看我，我看他很瘦。那时我的眼睛还看得见。那一年是哪年啊？”

“可能是2006年吧！”

“我的眼睛就是2006年看不见的！可能不是2005年就是2006年。我们是老朋友，我很想他。他每年都来19号（邓宅）看我。他的书我都看过，最近又再版了吗？年轻人喜欢他的书吗？”

“可能还是40岁以上的人看，也有一些年轻人看，过去语文课本里有四篇他的东西，现在只剩一篇。”

邓老说：“他去世时，学生打出横幅，‘最可爱的人虽死犹生，最可恨的人虽生犹死’，看来现在很多青年思想还是很进步的。”

问起老人的近况，邓老说：“现在就是每天上午听读报，读材料。下午听国史稿，已经好几稿了，还要修订，上报中央。小平、陈云同志在世时，嘱咐我要修国史，我要把这个任务完成。2007年有了初稿，后来眼睛不行了就靠听。有个三人读书小组，每天读、接着搞。”

在邓老家40多分钟，老人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。

邓老与我的父亲之间是纯粹的君子之交，就是思想一致、观点相同。我父亲的文章、书籍出版了送给邓老；邓老的《十二个春秋》、《延安整风以后》、《国事讲谈录》（1~7卷）、《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》都送给我父亲。他们共同的政治坚定性使得两人更加亲密紧密。

2011年10月19日，我又一次看望邓老。

邓老又问我，你爸去世几年了？

我说三年了！

邓老长叹一声“我想念他！”邓老眼睛睁得很大，眼角流出了泪水，警卫战士看见，用毛巾轻轻拭去。

邓老说，他现在还是每天上午听读报，下午听国史稿。已经完成了

四稿了，修改一次，上报一次。现在在弄第五稿。

我对邓老说：“您送我爸爸的《十二个春秋》，我爸爸看了，他在很多地方划了红线，还加了很多注。我是2009年看的，正是新疆7·5事件前，书中有许多章节是讲西藏、新疆民族政策背景变化的，十几年前，您的观点就很深刻。”

邓老神态宽和，有一种阅尽世事从容豁达的风清云淡。他说：“我们有一些领导人，在民族地区、民族政策的问题上，主要是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意图缺乏清醒认识，缺乏历史的认识。”

“我第二次入疆是1953年，参与平叛的整个过程。开始，有的农牧主犹犹豫豫要不要和共产党合作。有的答应合作，回去又变了。后来在新疆搞土改，进展很好，很快。当时全国计划分两步走，第一步土改，第二步畜改。新疆的情况发展快，就提出了一步走，土改畜改同时进行，在一些地区进行得很好。但搞得快了，也挨批。”说到这里，邓老笑了。

邓老很关心我，问我的工作、孩子都怎么样。我说：“孩子很不错，学数学的，在念研究生。”

邓老很高兴说：“我中学数学很好，主要是初二初三数学老师讲得好。考北大，我数学考了100分。后来用不上了。我的逻辑思维就是那时培养的。”

邓老是我的长辈，既然问到我的工作，我也就如实相告，包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。

谁知邓老听后，“你是老朋友的孩子，你的事情我要管，你把文件拿来，我来转。”

最后邓老说：“我身体还好，就是眼睛看不清，也看不见你爸爸的照片了。”话里流露出深深的思念之情。

2012年12月13日，邓力群住在北京医院，他这年97岁了，我去医院探望。这天看见邓老，他的精神甚好。知道我来看他，邓老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的事怎么样了？”这句话真让我汗颜。邓老指的帮我转信的事，而老人又这样认真，一年之后还清楚记在心上。此事回家后说给我的夫人，她说道，“看你的事情还让97岁的老人牵挂！”听完更让我无地自容。

老人7月份去了北戴河，后来生病，回京就住进了医院，每日进食要靠鼻饲。

邓老说：“国史稿印出来了，送你一套。”马上让刘秘书拿给我。

我说：“回去我要好好学习，这都凝结着您十几年的心血啊！”

邓老说：“总算对小平同志，陈云同志有个交代。他们两个人很重视国史编纂，搞了好几稿，可是现在有特色的地方，都磨平了。我原想在第四卷中，把陈云同志的历史作用如实表现出来，也都磨掉了。”

邓老虽然眼睛不好，但每天还在听读报，最近报道三峡发电量突破九百多亿度。邓老回忆说：“1953年毛主席在广州，我也去了，给毛主席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提纲时，就说到要建设三峡，汇报说三峡如果成功建设，规模就是世界第一啊！毛主席听了非常兴奋，对我说：‘三峡大坝要是建成了，也要二三十年以后了，我可能看不到了。邓力群，到时你要写一篇祭文念给我听！’”

邓老还说：“重庆市的领导来看我时，我让他们把材料带给我，我送到纪念堂去。现在一想，主席的嘱托历历在目啊！”忆及往事，老人的感情激动起来，眼角又泛出泪珠了。

2014年5月，邓老住院一直没有出来，我又一次去北京医院看望老人家。

这次邓老是在卧床，鼻饲管插着，老人在轻睡。

站在床边，我用两手握着他的左手，俯在耳边报上我的名字，邓老很高兴，说：“每年你都来看我。”老人的身体更弱了，护士每隔一个小时要给点一次眼药水，湿润角膜。

邓老的床头挂了盈手大的一块玉石，问起来，邓老躺在床上很高兴地说：“这是英淘托人带给我的。他在国外搞课题，回不来。”

听了这话，让人心酸。邓老的儿子邓英淘已于两年前，2012年3月11日患病去世，遗体告别我也去了，英淘生命耗尽，全身瘦的很小。所有的人都知的事，唯独瞒着邓老。

邓英淘，一代英才，是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研究员，当过副所长，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、农业，西部问题研究。深入农村，走遍西部，组织“水资源调配与国土治理课题组”，著有十部著作《再造中国~走向未来》、《西部大开发方略》、《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》、《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二》、《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》、《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》、《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》等。

尤其是邓英淘八十年代初提出的“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”的观点，极具超前的战略意识，现在已被广泛接受。英淘毕生精力致力于做学问，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，潜心研究农民问题，秉承乃父家风，人品高洁，学识出众，堪为吾辈楷模。

友人回忆英淘二次住院，骨瘦如柴，极其痛苦，每天面对死神，仍不忘国家大事，见到一篇法国人的短文，颇有见地，英淘目光如炬，把此文郑重交到友人手中作为资料。痛惜英淘英年早逝，令人唏嘘。

接着邓老的话，我也说，“英淘的课题很重要啊！他肯定要完成才能回来！”邓老听了很高兴。

护士又一次进来给他点眼药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这次是我始终握住

他的手不放了。护士姑娘看着我好像有点奇怪，怎么一直握着手不放手呢？

2000年5月，巍巍创作历程暨《巍巍文集》研讨会在作家协会举办。邓老参加了这个会，他端坐在台上，戴一顶新疆小帽，这顶来自新疆的小帽是他的标志。看上去邓老面相好像很威严。

我原在一家中央媒体当记者。八十年代后期，正是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。那时每日听到的内部消息，就是以邓老为首的“极左派”的进攻和顽固之状，看见邓老的样子，倒与同仁传说也贴切。

可是，随着时光流逝，世事变幻，邓老当年的执着，已被历史检验，他那坚持真理，勇于直言，面折廷争从不隐瞒自己观点，胸怀坦荡，直至最后岁月，仍不负毛主席、小平、陈云相托之事，不正是一种伟大的品格吗？同样，老人开朗豁达，对自己的观点顽强捍卫，但对往事、他人更是有着一种大度宽容。对朋友更有一种温情！

我把面颊贴在他的前额上，向他告别！